

◇尘世写真

家乡好友曼,左腿与臀部的疼,来得悄无声息,却像一颗生锈的钉子,楔进平时最舒展的关节里。疼,一度成为她的生活坐标,所有日常都绕着这一点,出现扭曲变形。

那是半年前的事情。求医的路,便从这个坐标辐射开去,曲折得像一张被反复揉皱又强行摊开的地图。疼却如暗礁,药效的潮水一退,便嶙峋地露出来,咯得人无处遁形。

磁共振的片子拍了一张又一张,腰椎、髌、膝……黑白影像里,关节间隙那一抹模糊的浅灰,成了最初也是唯一的“说法”——“积液”。

地图上的点越标越多。疼痛科、风湿科、运动医学科、康复科、治未病科……名目繁多的科室,像一扇扇紧闭的门,她挨个叩过去。有些门里,专家的目光如扫描仪,只匆匆掠过最上面一张胶片,便垂下眼帘:“别急,慢慢来。”有一回,门后的声音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训诫:“疼,不会死人的。放心。忍忍。”她愣在那里,疼固然未必致死,但生活被一寸寸啃噬的滋味,从膝盖蔓延到脚跟,从臀部牵扯到腰腹,又岂是“忍耐”二字可以轻轻盖过?最令人啼笑皆非的“医嘱”,是让她回去减肥。1.66米高的她,130斤,她第一次对自己的

疗愈

[南京]周云龙

身材产生了莫名的疑惑。

曼开始学会整理自己的“疼痛史”,时间线、用药清单、影像报告,打印成册,按顺序装订——这是她作为中学教师的职业习惯,凡事讲究条理。希望与失望,在半年里完成了无数次徒劳的循环。她渐渐害怕许多场景:疾走会扯动神经,久坐会压迫关节,一场计划好的远足更是成了奢望。疼痛未曾缓解,却先为她画好了生活的牢笼,四壁都是无形的“不能”。

转机来得突然。家乡医院的康复科医生,偶然提起省城大医院的郭医生。曼抱着再试一次的心态前往,像溺水者去拽住最后一根稻草。

门后的世界,这次不同以往。郭医生接过那册厚厚的“疼痛史”,一页页翻完,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。对着观片灯,他将曼半年来积攒的胶片一张张细细看过,手指偶尔在某处光影前停留,轻声问一句:“这里,疼得厉害?”然后,他让曼躺下,手指带着探寻的力度,按过左腿与臀部的每一寸肌肤,从腰侧到大腿根,从关节缝到肌肉群。“是这里么?”“这样呢,疼不疼?”问话简短,却精准地碰触到痛点,让曼第一次感到,那处隐秘的疼,被“看见”了。接着,她起身,慢走,小跑,医生在一旁静静

地观察,目光追随着她的步态,像研读一幅动态的经络图。诊断完毕,没有处方,没有理疗单,郭医生只是口述了两个康复动作,亲自示范,交代曼一字一句记牢,然后说:“先这样,回去坚持。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”

曼怔住了,下意识地追问:“那……要不要开点膏药贴贴?”郭医生笑着摇头:“不用,动作做到位,比什么药都管用。”从诊室出来,站在人流熙攘的医院大厅,她捏着只花了12元挂号费的病历,有种不真实感。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心里那块比肢体疼痛更坚硬的冰块,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,有暖意进来。

郭医生的出现,像一道微光,至少证明了医生“本来应该的样子”是存在的:是细致的观察,是耐心的倾听,是超越仪器判断的亲手触诊,是设身处地的指导,是那种将患者作为一个完整“人”来对待的意识。或许,这些微光不足以驱散所有疼痛,却足以暖热一颗近乎绝望的心,让它重新生出康复的信念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生活空间

心头肉

[大丰]韦国

“大雪”节气刚过,气温骤降,浓雾弥漫。我回到家,推开门,发现家里更空了。

“对了,你那些工作笔记和空白本子,收了两大箱,都得搬到新家去吗?”老婆解下围裙走出来,朝我示意。

书橱空了大半,地上摆着几只纸箱。“哎,这书橱里的一摞听课笔记呢?有六七本。”我赶紧问。

近两三年,我在写作道路上近乎“一路狂奔”,仅线上先后就报了十门课。那些听课笔记,我视如珍宝,堪称“心头肉”。

“都在两只箱子里。”老婆指向门边,“只要是笔记本,都在这里了。”

没等她说完,我已蹲下身子翻找起来。“哎呀,这事怨我,还是该事先打声招呼,或者自己收拾这些‘心头肉’的。万一丢了……”我一面担心,一面警告自己:妻子为搬家付出太多,这些天,一个人驾车搬东西,左一趟右一趟;我是男子汉,忙于上班,没搬一样东西,说话语气千万要柔和点儿。

见我翻得又急又乱,妻子的脸色也有点儿发白,她完全知道我这叠笔记本的重要性:“你的宝贝,真的全在这里啊。”

我脱下外套,从书房右侧起,挨排“梳”过去。最后,又把纸箱里的笔记本全部搬出来,一

本一本打开看……

“梳”毕,翻完,我长长叹了口气。妻子提醒:“车库里还有两袋准备扔的书。保险起见,下去看看吧。”看得出,老婆已在“搜肠刮肚”了。

我们赶紧穿上外套,一起匆匆下楼。车库内的两只矮布袋里,多是女儿读中小学时的旧课外书。哪有笔记本的影子!

上楼后,我再次脱下外套。从客厅到孩子房间,从书房到储藏室,从书柜到纸箱……像扫描仪般“扫”了一遍。只差掀起床上的被子抖几下。

老婆也急了,“要不,现在就去新房看看!”

“外面雾好大。”

“没事。我来开车,慢慢开。”

我愣了一愣,内心陡然多了一份温暖与感动。我赶紧劝她:“来回得四十分钟,真没必要。真丢了,我就重学一遍、重记一次呗。除了少数直播课,课件大多还在。”

我的心情已放松,脸色也跟着舒展开。忽然觉得,不仅老婆在变,自己也比从前多了几分从容风度。

次日,我去市里开会。中午,老婆电话来了:“笔记本,就在新房子里,搁在你的新书桌上了……我这记性,一到忙碌时就出岔子。还好,你的心头肉没丢。”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